

他的课，带你无限接近真实的三国

从15年前的读书小组,到如今的原典精读通识核心课程,“《三国志》与三国史”是许多复旦学子心中的阅读课“天花板”。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仇鹿鸣教授在课堂上不讲三国人物、不论英雄豪情、不聊权谋智慧,他对学生的唯一要求是回归史学研究初心,一股脑钻进原典咬文嚼字,挖掘藏匿于卷章句读间的真相。



▲ 仇鹿鸣在讲授“《三国志》与三国史”

一个春日的下午,阳光晒得人犯困,“《三国志》与三国史”课堂却被塞得满满当当。这节课的主题,是曹操。

不太想做“演讲式”的课堂

“曹操究竟是英雄还是奸雄?讲三国,好像难免讨论这个问题”讲台之上,仇鹿鸣微笑踱步,紧接着话锋一转,“但我想提醒大家,我们这堂课不做人物评价,而是要通过分析史料,理解曹操不同的形象从何而来。”

仇鹿鸣直言:“我不太想做‘演讲式’的课堂。”课上,他既不讲故事,也不抖“包袱”,还会果断劝退期待在课上听到三国轶事的同学,因为三国的故事经过《三国演义》的演绎早已家喻户晓,但文学与史实迥然有别,所以这门课上要做的就是“真正进入文本,精读史料”。

对当代年轻人而言,阅读史书绝非轻松事。“教学的本质不是愉悦学生,让大家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一点压力和‘痛苦’,这也是我和脱口秀演员的根本区别。”仇鹿鸣打趣道,“如果轻轻松松就能拿到一个好成绩,那是我们师生互相不尊重。”

课程设计上,他以陈寿的《三国志》为基础,辅以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的丰赡详实的注释,通过比较不同记载的源流与可信度,带领学生打开三国史的大门。课堂上他既对文言文本身进行解释与疏通,还会信手拈来各种史料例证,分析当时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听者一不留神就会错失不少“干货”。

比如讲到“吕伯奢之死”时,仇鹿鸣根据裴注引录王沈《魏书》《魏晋书》和孙盛《杂记》中的不同记载,还原了一个“罗生门”式的故事,并介绍几种史料的作者及撰述立场。

“不同史书的编纂者是谁?他们各自有怎样的立场?为何对曹操有如此不同的刻画?”提问掷地有声,全场陷入沉思之时,他又悠悠开口,“我们要从不同层面分析史料的信度,在纷繁

复杂的历史记载中,寻找接近历史真实道路……”

或许这门课不够“有趣”,但无疑足够“专注”——专注的老师、专注的阅读、专注于文本。仇鹿鸣把每堂课的教学内容都排得紧锣密鼓。多年来,他始终要求自己讲满整整十五周,每周为学生奉上一场学术盛宴。而每堂课毕,仿佛约定好一般,课堂总会响起真挚的掌声。

让阅读训练为人文教育“保底”

仇鹿鸣2000年考入复旦大学,8年就读完了本硕博。在他的求学生涯中,读书占据了最多的时间。这某种程度上是受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章清教授的影响。

“章老师关心学生,经常请每年上‘史学导论’的学生分组到他办公室里聊天,结束时还要求学生借走办公室的一本书。”仇鹿鸣至今记得,章老师的办公室堆满了书,有些书甚至图书馆也找不着,“但章老师说只要对某本书有兴趣,就随时可以借走。”

重视阅读是复旦文科教育的传统。关于读书,仇鹿鸣有一肚子话:“课堂之外,我们的学生们应该做什么?理科要做习题,工科要做实验,文科就要阅读。这是最基础的一件事。”

2008年,他毕业后留校任教,专注于中古史的研究,也是那时起,他在任重书院组织以原典为中心的阅读兴趣小组。阅读小组是纯自发的,同学们自愿参加,仇鹿鸣领着大家读书,“当时读的就是《三国志》”。这个小组,一设便是10年。

2017年,在学校通识教育中心的邀请和支持下,仇鹿鸣正式开设“《三国志》导读”课程。2021年,他将课程名调整为“《三国志》与三国史”,学分由2学分升至3学分,一来更为突出了史学特质,二来提高了对学生阅读原典的要求。

要求学生读原典,仇鹿鸣认为不能停留于一句简单而空泛的要求,而要通过各种方法带领

学生会“专业地阅读”,为此,他“把阅读的要求做细了”,分解到各个教学环节之中。

他每堂课会开出阅读书单,平均每次1-2篇传记,此外还会配合延展阅读材料。讨论课,要求每位学生主题发言2次、阅读抽检2次、参与讨论2次……与此同时,不求学生做PPT,不需要写演讲稿,每次主题发言限定在10分钟内。

如此种种,都源于仇鹿鸣的教学理念——

“不能让文科学习止步于课堂听讲,不能使讨论成为口才的评比和纯粹的表演,而要让讨论课成为阅读的延伸。”

在他看来,真正有意义的讨论课,就要展示大家“求知、笨拙甚至不甚理解的那种状态”。

22级临床医学八年制专业本科生王学臻曾被抽到发言。抽检内容是《后汉书·党锢列传》的第一段,要求在诵读后翻译。王学臻完成得很顺利,助教只对他某些疏忽做了修正和提示。“其实翻译过程中很多地方都有些磕绊”王学臻课后总结,助教介绍的阅读方法,能让他以后更准确地理解文本。

“仇老师的课总能让我们忽视铃声,忍不住想听他再多讲会儿。”王学臻每节课都会做详细笔记,也会与老师分享思考和疑惑。为了紧跟课程进度,他每周大约会花2小时阅读材料,再花1小时研究讨论主题,“时间可能有点多,但我觉得很值得。”

培养在纷繁复杂世界中找寻真相的能力

22级自然科学实验班本科生雷明昊坦言,自己面对大量繁体字和文言文语法,必须不停翻查词典。22级新闻学院本科生汤雨昕觉得:“尽管仇老师要求很高,但绝不是刻意刁难学生,种种要求都是鼓励和希望大家真正读到、学到东西。”

这些年来,仇鹿鸣亲眼见过很多“惊喜的蜕变”。“学生的可塑性是很强的,从成绩拿A的比例来看,非历史系专业的同学和

历史系同学的表现不相上下。”但最终,他还是期待学生学到阅读文献和分析材料的方法,“这比最后的分数重要得多”。

“通识课的本质还是专业课,不意味着降低要求,应该在大大二二阶段就帮助学生建立起良好的学术习惯。”

他认为,恰恰面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这门课更能展现人文学科的价值,这无关理想主义、人生智慧之类的大词,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思维方式。

比如讲曹操的这堂课上,仇鹿鸣把课程的主题定为“曹操的三张面孔”。“之所以说‘三张面孔’,是因为现存史料里的曹操,根据撰述者的不同背景,起码可以剥离出三个不同的曹操形象:吴国人写的《曹瞞传》、曹操的自述《让县自明本志令》、曹魏本国的国史王沈《魏书》。由于史源的不同,这些记载可信度各有多少?”

分析史料,提出质疑、尝试批判——这是雷明昊印象较深的学习方法。“仇老师说,史学研究的起点是一件事情至少要两个分歧的记载,这样才能在质疑其中一种记载时有依据,否则只能停留在怀疑,无法进一步分析真伪。”

“平时我读史书时,更多是按刻板印象读故事。”王学臻之前以为袁绍是因眼光短浅才不采纳谋士“挟天子”的建议,但课上仇老师引《三国志》裴注中《献帝春秋》等史料,指出袁绍其实另有所图,欲另立幽州牧刘虞为帝,这给了他很大启发。

在资讯爆炸的当下,面对纷繁复杂甚至相互抵牾的信息,到底如何辨别判断?这考验着每一个个体。仇鹿鸣希望这种分析材料的能力,不仅局限于课堂,也能延伸到同学们的日常生活中去。

他告诉同学们:史学研究本身不提供“正确”的答案,但追求在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相对“准确”的历史事实。

本报记者 殷梦昊
实习记者 张菲娅
实习记者 李翀一 摄

促进海外中国研究中心联动 开展高质量学术合作

本报讯 5月8日,由挪威奥斯陆大学、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与复旦-加拿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应对变动世界中的气候与能源挑战”论坛开幕式在奥斯陆大学举办,来自复旦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的学者参加活动。

校长金力在致辞中表示,环境保护和能源转型需要全球范围内的积极行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应共同发挥领导作用,不断增强人类应对复杂挑战的能力和信心。今年正逢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本次会议作为复旦美、欧两大海外中国研究中心的首次联动,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来源:发展研究院

复旦纪检监察研究院成立 搭建跨学科研究平台

本报讯 5月7日,复旦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成立仪式暨纪检监察学科高质量发展学术论坛举行。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国家监委驻复旦大学监察专员、纪检监察研究院院长金海燕主持成立仪式。

研究院作为校级跨学科研究平台,挂靠法学院,充分发挥学校综合性多学科优势,整合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学科力量,吸收全校相关学科的师资力量和校外研究机构有关专家学者以及实务部门的研究力量,促进校内跨平台跨学科的深度融合创新、校内外专家学者的交流研究、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交流合作,加快助推培育形成有复旦特色的纪检监察学科和纪检监察人才培养模式。

来源:纪检监察研究院

举办民主党派新成员培训班 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

本报讯 5月9日,校党委统战部、医学统战部和党委党校办公室联合举办2023年民主党派新成员培训班。130余位民主党派新成员参加培训。开班仪式后,经济学院石磊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郭定平教授、陈明明教授分别为学员作专题报告。

举办民主党派新成员培训班,是学校开展党外人士“凝心铸魂强根基、团结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活动的重要举措,对于增强党派成员使命感和责任感,提升党派成员参政议政、履职尽责能力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统战部